

An Analysis of the Artistic Features of the Paragraph Films in the Postmodern context

Wang Duoyan

Department of Drama and Film Studies, Shanghai University, Jing'an, shanghai, China
2727184269@qq.com

ABSTRACT

The movie "My Hometown and Me" to be released in 2020 adopts a collective creation method to split and reorganize a movie in segments, forming a novel paragraph-style movie. Such a deconstruction method not only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my country's film industry system, but also promotes the evolution of my country's film categorization with its extremely post-modern characteristics. Therefore, this article will start from the fact that the paragraph is the film itself and combine the market value and social significance of the film, and deeply analyze the signifier and the signified, and the "synchronicity" in the organically unified theme design model of "individuality and commonality" in the post-modern context. The deconstruction and reorganization, contradiction, and fragmentation of the fragmented time and space where sex and diachronism coexist, the personal symbols and political symbols in the narrative method, and the symbolic and metaphorical characteristics in non-integrated and diversified audiovisual creations. In-depth exploration of its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film industry system.

Keywords: Postmodern Context, Partial Film, Sign Language, The signifier

后现代语境中段落式电影的艺术特色分析

王多焱

上海大学戏剧与影视学系，静安，上海，中国
2727184269@qq.com

摘要：

2020 年上映的电影《我和我的家乡》采取集体创作的方式将一部电影进行分段式拆分并重组，形成了新颖的段落式电影。这样的解构方式不仅推动了我国电影工业体系的发展，同时其极具后现代化的表征特点更推动了我国电影类型化的演进。因此本文将从段落是电影本体出发结合电影的市场价值与社会意义等方面，深刻探析后现代语境中其“个性与共性”有机统一的主题设计模式中的能指与所指、“共时性与历时性”并存的碎片化时空的解构与重组、矛盾化、割裂化叙事方式中的个人符号与政治符号以及非整体化、多元化的视听创作中的象征性与隐喻性等具体表征，深入挖掘其在中国电影工业体系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后现代语境，段落式电影，符号语言，能指所指

1、概述

1.1. 段落式电影的定义

在中国电影的类型化发展的过程中，段落式电影是近年来逐渐活跃于影坛的一种电影类型。但从世界电影史的发展角度来看，其发展已然有一段较长的历史。在世界电影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段落式电影亦历

经了种种的变迁，并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传统电影的桎梏，逐渐确定了自身的美学特征，因此我们应该针对该类型的电影进行详细的探讨与论断。中国台湾地区在上世纪后期产生一些集锦式的影片，引发众多学者的探讨，然而在我国传统的电影市场中也有很多分段式电影的存在，由于划分的不明确性、与词汇的相似性，导致受众经常将二者混肴。集锦式电影也叫‘集锦片’，更多旨在于传递电影的拼合感，是指一

部时长上相当于普通剧情长片但却是由两部分以上不同创作团队制作的短片构成的电影作品¹，主要特点在于多制作团队、多重主题与人员；分段式电影则不然，它是指同一导演对不同故事片段进行分别阐述，最后集结于一个电影之中。但是这两种区分方式更多的纠结于制作及人员层面，并不能将此类电影进行系统的学术定义，以至于产生诸多分歧。例如电影《我和我的家乡》，它是由多名导演协作的针对同一主题进行多角度阐述的集结影片，按照上述定义划分它更倾向于集锦式电影，但是其中统一主题的特点又与之格格不入；按照分段式电影划分，《我和我的家乡》又不符合其同一导演及团队的特征，因此这两种划分方式并不能涵盖电影市场中的相关类型电影，所以我们应该从电影的内容与结构层面将其进行定义。“段落式叙事”以及“戏剧段落式结构”是我们文学中常见的叙事及结构方式，“段落”意思是指文章等按照内容阶段划分相对独立的部分也是一种结构，因此“段落式电影”可以更好的将此类电影进行系统性的定义。段落式电影是指在内容或结构上采取分段式叙事和结构的电影，是一种极具开放性 & 多元性的电影类型。段落式电影的故事结构将具象化的存在于一种形式之上——同一主题之下不同结构故事的重组，这种重组会使得影片在叙事的线索上，带有多多样性以及割裂性的明显特点。

1.2. 段落式电影概述

例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台湾电影《儿子的大玩偶》，它是由侯孝贤、曾壮祥、万仁联合执导的并由陈博正、金鼎、卓胜利等共同主演的电影剧情片，其中包括了《儿子的大玩偶》《小琪的帽子》《苹果的滋味》三段不同的故事。《儿子的大玩偶》讲的是一位父亲为了生计去电影院扮演小丑招揽顾客，结果导致儿子留下了童年阴影，父子难以相认的一个悲惨故事；而《小琪的那顶帽子》讲的是一个退休的士兵到乡村去推销日本的外国产品，结果发现了小琪的母亲被日本劣质快锅炸死，导致她头上也留下一块难以愈合的伤疤，从而不得不戴上帽子的故事；最后《苹果的滋味》讲的是穷人阿发被美国的汽车撞至残废之后，反而让家人过上了可以向人炫耀的富足生活的畸形故事，三个故事毫不相同、毫无关联，但是却都深刻地揭示了在上个世纪东南亚地区的人民国家被资本主义国家打着“资助”旗帜所控制的悲惨情况，虽然表面上让人富足了起来，但是我们却都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资本的奴隶，这部电影的三个故事在结构上完全独立，主题又上相对统一，这就是典型的“段落式电影”。相反我们再谈及赵本山、闫妮主演的贺岁片《过年好》中，导演特意用了“幕”的概念进行转场来划分电影的层次感从而形成客观分层，但是这种形式上割裂感不是电影内容本身所带来的，而是客观硬性给予的，深入剖析便得知，几幕的故事之间，存在着人员、内容、线索以及结构之上的连续性，因此我们可以说它不属于段落式电影而是传统故事片。段落式电影更多的涵盖于故事结构上形成“分层感、断裂感”的电

影，这种视觉感官一旦形成，我们就可以称之为段落式电影，而不是同一导演同一主题同一团队的多层次叙事。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与《我和我的家乡》的不同导演针对同一主题的各自叙事都是在是视觉观感与故事结构上上形成了分层与断裂，因此其都可称之为段落式电影。段落式电影基于这种形式使得电影的拍摄与创作变得更加的开放与大胆，电影《我和我的家乡》是建国 71 年的国庆档大片，从拍摄的要求到拍摄的角度都有着极高的要求，其中难度最大的应属时间的紧迫性，如何在短时间之内创造出大量规范化的影片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电影工业化成熟与否的标志，段落式电影通过对主题的凝练以及结构的碎片化拆分再重组的方式，最大程度上调动了人力、物力，并缩短了制作时间，提高了制作精良程度，促使电影制作朝着精细与规范的方向发展，也推动了中国电影类型化的演进更是新时代导演“工业美学”的具体展现。

1.3. 后现代语境中段落式电影的表现特征

后现代主义从上世纪末期一直到现在都深深的影响着国人的文学艺术创作，其叙事时空的碎片化、游戏型多元化人物，都是对传统文化的巨大突破，无论从意识形态还是文本的修辞层面、美学层面，它们都构成了对中国电影传统的弱化、转换、消解或反叛，同时在这种多元的格局中，部分影片在一定程度上沿袭、发展了中国电影传统的意识形态策略、叙事策略、修辞策略²。段落式电影最主要的表现特征应属于其片段化的叙事，这也是后现代电影的重要特点，因此我们可以认定段落式电影深深的植根于后现代的语境之中。近年来国内的段落式电影基本存在以下几种特点：1. 叙事的碎片化 2. 人物、情节、主题风格的多元化 3. 创作的自由化 4. 主旋律化。段落式电影中碎片化、自由化和多元化的特点深深的趋同于后现代电影，但其主旋律的表达与后现代主义反传统主流价值体系的特点大相径庭。所以我们说段落式电影只是寄身于后现代语境之中，但不等同于后现代主义电影，这也是其自由性的确实体现。但是如今的段落式电影缺乏着后现代主义的反思性、人文性、戏仿性与不确定性，多个导演和演员或者多个故事的段落式电影，并不能让观众“大吃一惊”，即便多元影片的发展也依旧是“意料之中”，因此与其说段落式电影寄身于后现代语境之中，不如说我们要推动段落式电影要在后现代语境之上继承与发展，要让段落式电影出现更多种可能，既要在“情理之中”又要在“意料之外”，既要“人文政治”也要“多元价值观”，故多元思辨性应是段落式电影的核心特点。

2. 段落式电影后现代文化表征的艺术特色

2.1. “个性与共性”有机统一的主题设计模式中的能指与所指

寄身于后现代语境之中的段落式电影具有极强

的后现代文化表征，其深刻的内涵都附着于深刻的电影语言之中。符号语言作为电影艺术中最常见的语言元素，它不仅是由大荧幕面前鲜活的图像与声音构成的，更能够深沉内敛的表达出某种深刻的思想观念与内心情感。因此符号语言理应成为段落式电影后现代文化表征解读的重要介质。单一视角的主题表达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受众的猎奇与思辨心理，因此越来越多的电影开始探求对电影主题多角度的解读，但在主观视觉上形成分裂感、客观上并未形成故事结构与线索的连续的同主题不同视角的多重解读的电影是否属于段落式电影就应该进一步分析。例如2020年电影《金刚川》，导演管虎采取三视角的方式来多元化解读“金刚川”战役，其碎片化的时空结构是段落式电影的特点，但“敦刻尔克式”的重复性线性叙虽得到的很好的运用，但在本质上脱离了段落式电影。

而在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之中，导演将《前夜》《相遇》《夺冠》《回归》《北京你好》《白昼流行》《护航》几个篇章联合在一起，突出了开国大典以及港澳回归的幕后功勋，更树立了科学家、航天员、排球女将等等几个极具个性的时代标杆式的人物英雄并分别进行叙事，在个性之下突出那个时代背景下所有人的共性特点；在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之中，同样也采取了东西南北中五大地区的特殊人物的个性进行突出的展示，将个性孕育在整个地区同一时代下的共性之中，所以两部影片就在这样一个“个性与共性”有机统一的主题设计模式中，同时我们还可以看见其语言符号是由“能指”与“所指”构成的。符号语言，它既应该是创作者可以在其投射自己情感的特殊物质，又应该是受众可以从中感受到相应情感，并产生某种联想和想象³，因此在影片《我和我的祖国》中《前夜》篇章的部分，导演利用了秒表意象来表示自己的含蓄情感，同时构成了电影语言的能指与所指，烘托出开国大典时间的紧迫性与国人内心的无限激动。其中秒表，作为客体来说其本身是影片中的直观参与者，也是影片中的“能指”，它是计算升旗时间与倒计时的工具；同时其又象征着影片中开国前夜每一位国人内心的心跳更代表了一种共有的紧张情绪，其主题意念的被表达构成了影片的“所指”，在段落式电影当中“能指”依旧清晰的指向“所指”。苏珊·朗格曾说“艺术是人类情感符号形式的创造”，那么段落式电影作为电影艺术也是人类情感符号形式的创造，“个性与共性”有机统一的主题设计模式中的能指与所指是电影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科学而兼容的美学形态。

2.2. “共时性与历时性”并存的碎片化时空的解构与重组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指出：“1. 同时性的轴(A B)，牵涉到存在的东西之间的关系，在那里排除任何时间的干扰；2. 连续性的轴(C D)，在它上面从来也不能一下子看到多于一个以上的东西，它被

安排着带有一切变化的第一轴上的现象”⁴，作为典型的段落式电影《我和我的家乡》，其横向展示了《北京好人》《天上掉下个 UFO》《最后一课》《回乡之路》《神笔马亮》五个空间，生动形象的展示了东北、华北、西北、湘潭、云贵高原全国五大地区，横向展示范围之广是影片的重大突破与特色。在这五个空间中所展示的小人物，不仅生动形象的讲述了东西南北中五大地域的家乡故事，更展现了电影语言的深刻共时性。这种共时不在于语言的复制与个性化的应用，而是在于情节的外延。其中故事《天上掉下个 UFO》将《疯狂的外星人》和《唐人街探案》中的人物形象加以改编，将主人公变成乡村发明人与卫视编导，真的外星人也变成了旅游的谎言与借口；当我们再次观看这些人物形象的时候，虽会留存着曾经的影子，但却从不会考虑曾经的含义，并按照目前的情节去联想与思索，这就是影片共时性的价值，它既拓宽了影片的横向维度，又体现了人物角色等电影元素在语言共时系统里的现实意义。历时语言学是指从历史角度纵向观察语言延续和演变的动态过程，我们根据电影语言在时间和空间上所处的位置，将语言总结为共时、历时两种关系⁵，由纵横两轴所组成坐标系将电影从不同维度延伸开来。历时性虽然索绪尔没有给出过多的解释，但是从影片纵向观看其包含的社会历史演变是显而易见的，同时也是段落式电影不断自我更新的重要特性。

2.3. 矛盾化、割裂化叙事方式中的个人符号与政治符号

段落式影片其割裂化、碎片化的叙事方式会使受众产生叙事过快、不够完整的观感，从而丧失一种观影的冲击感以及沉浸感，同时也会带来一些理解层面上的复杂与模糊但是通过研究之后发现段落式片，不仅能让这种传统意义上的观影效果与后现代主义碎片化的语境共生，同时又能很好的将个人特色与政治符号相结合在一起，成为了国家党政宣传或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的重要的方式。符号系统的政治属性决定了它会随着现实政治力量的变化而沉浮，包括建筑、道路等在内的政治符号见证着时代的盛衰⁶，电影也是一样其内部政治符号的体现正式社会历史演变的艺术映射。通常情况之下，为了让电影更具有说服力与冲击力，编剧以及导演们通常都会采取层层叠加的、流畅式的单线条或多线条的叙事方式，故事通过完整的线索层层叠进，从故事发生到高潮最后结尾，一气呵成、酣畅淋漓，并给予观众最深刻的印象。但是碎片化叙事的段落式电影，不仅可以让观众达到这种观影的高潮，同时又可以在整个的电影当中充分的理解到个人特色与政治符号相互融合的现象。在传统电影当中，个人特色与政治符号往往是不能够兼得的。例如建国初期影片《英雄儿女》，再到近年来的《烈火英雄》等，这些都是传统顺序叙事的影片，它们能让观众在其中体会到一种强烈的政治诉求，也就是政治符号，从而感受到国家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但是也是这样的影片往往会极大程度上磨灭情理之中的个人特色，他们擅长于将人物塑造成高大全的、易于常人的英雄，但却永远忽视了小人物熠熠闪烁的人性光辉，最终使观众在更多的程度上感到一种死板的说教，而不是灵魂深处的共鸣。但是段落式电影通过不同阶段的拼合，在各个段落中将政治符号与个人特色相结合，让个人特色寄托于政治符号之中，从而变成政治思想的具象存在。例如在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中，通过范伟饰演的教师以及沈腾饰演的马良——村委书记观察可见，塑造这样一群特殊职业的人物个体，其代表的是强烈的政治诉求，所以这个时候的人物形象既极具个人特色，同时又是主流价值观载体，因此可以更好的将教条生硬的宏观政策得以软性的表达，同时让受众得以最舒适的影视观感。

2.4. 非整体化、多元化的视听创作中的象征性与隐喻性

电影是一门视听语言相结合的艺术，段落式电影更多是一种非整体化的多元化的视听创作。在电影制作的最初浪潮中，电影制作人将科幻电影作为一种隐蔽的社会讽刺的工具，为“全意大利时代”提供了一种讽刺的变化⁷，电影的象征性和隐喻性在“全意大利时代”就已经有体现，每当提到象征性和隐喻性，首先想到的是物象，但物象作为传统的表意载体，在电影当中已经不能完全够激起大家的注意力，但是电影当中另外一种的表意方式就是以小见大、缩影化的故事表达。虽然在国内现有的段落式电影之中难见这种表达方式，但近年来在国内这样重在战争视角的讲解以及战争后的反思的后现代语境中的战争类电影很好的诠释了这种表达方式，这是段落式电影应该借鉴与学习的。例如电影《金刚川》，影片中吴京、张译等人饰演的士兵用自己的血肉堵住敌人的枪眼，这并不是夸张的表达而是数万志愿军奋死保卫十万万同胞的缩影，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将当时整个的中国社会的状况折射出来。凝视是一种将被观察对象物化、化为景观并成为可欲对象的心理机制，影片《金刚川》中士兵A与高炮连B是被美军C凝视的对象，更是欲望的发泄口。影片在进行美军视角讲述的过程当中，美军战士更是猖狂的将这次战斗视为一场激烈的游戏，是他与一群蚂蚁之间的战斗。在其极具欲望化的追逐目光当中，我们看到了美帝国主义极具侵略性的法西斯思想。这也就是在围绕着“不可能”而叙事，美军轻视我志愿军，认为我们不可能成功，然而在实际的交锋与会战之中，这些不可能都成为了可能。于是美军变得更加愤恨，带上牛仔帽开始了开始了极具个人英雄主义的“好莱坞”式的侵略攻击，这一视角的展示，将美军进行了相对客观化呈现，使得全片在真实客观上又迈进一步，并将受众视野扩张，让我们以辩证多元的眼光对战争产生更加深刻的认知，并将那种激昂的情绪无限延展、直击心灵。这种纵向视角的呈现不仅为观众提供了多元化的解读方式，同时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映射和隐喻，也为影片的真实

性、客观性提升了等级，使其层次感变得丰富，将原本横向的空间变得更为多元而立体。因此在段落式发展的未来中非整体化、多元化的视听创作中的象征性与隐喻性是更应该去探索与尝试的。

3. 段落式电影的市场价值与社会意义

截止到2021年5月4日16:20，中国电影总票房前15名中《我和我的家乡》《我和我的祖国》分别以28.3亿和31.7亿位列第14名以及第10名。在这样一个巨大的华语电影市场之中，近年来仅有的两部段落式电影占据全国总票房前15名，这个数据足以说明我国电影市场对段落式电影的接纳程度之高，同时也充分说明了段落式电影这种碎片化的以及多导演的、多故事性的电影的精彩程度以及整个制作的精良程度之高，被我国电影观众深深的追捧着。因此这样的电影在华语电影市场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其次在我国电影市场的发展过程当中，制作周期短、故事节奏快、反映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电影类型更值得我们去培养。在美国有很多好莱坞式的大片，他们制作时间短、视觉冲击力强、商业价值高、团队成熟，所以说能够支撑起整个好莱坞的快速发展，因此我国要学习这种高速的、高质的电影制作模式，从而带动华语电影市场的活力。《我和我的家乡》和《我和我的祖国》等，这样段落式的电影就是这种欧美电影工业特点在我国本土化之后的深刻反映，因此这样的段落式电影是非常具有电影工业价值的，它能够推动整个的中国电影市场的内容快速更新、不断优良，推动电影制作技术以及人员团队的不断成熟，根本上能够带动中国电影工业的发展。同时段落式电影是主旋律影片中的重要一员，承担着巨大的社会责任，有着极高的社会价值和意义。它反映平民、反映国家政、反映老百姓真真实实的生活，因此段落式电影中的小片段，更像是我们生活当中故事片段的集合。

4. 结语

随着后现代语境不断成熟，以及中国电影工业化的不断发展，段落式电影身处于此时代，更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其碎片化的后现代表征不仅能够推动中国电影工业体系的进步，碎片性叙事结构可以将电影内容进行量化和拆分，正是电影工业化中把杂乱的东西标准化的实际应用⁸，最终得以推动其工业美学的前进。段落式电影后现代文化表征的艺术特色十分超前，其“个性与共性”有机统一的主题设计模式中的能指与所指、“共时性与历时性”并存的碎片化时空的解构与重组、矛盾化、割裂化叙事方式中的个人符号与政治符号以及非整体化、多元化的视听创作中的象征性与隐喻性，不仅彰显了中国电影的包容性与创新性，更显示了中国电影工业体系美学的品质与追求，并极大程度上推进了我国电影的类型演进与艺术风格形成。

REFERENCES

- [1] Song Dongya. Research on Taiwanese Film Collection[D]. Journal of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2016.
- [2] He Jianping. On the postmodern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films in the 1990s[J]. Journal of Beijing Film Academy, 2001(2)
- [3] Gao Xin. Audiovisual Language [M], 2011.
- [4] Gao Chong. The realistic value of Saussure's synchronicity and diachronicity[J]. Chinese Character Culture, 2019 (9)
- [5] Shu Dingfang. Metaphor Studies[M]. 2000.
- [6] Xue Jie. Turning of the political function of the symbol system[J]. National Construction, 2020 (7).
- [7] Revisiting Italian Post-Neorealist Science-Fiction Cinema (1963-74)[J]. Science Fiction Studies, 2015 (42) .
- [8] Chen Xuguang. Genre expansion, "industrial aesthetics" stratification and broad space for "imaginative consumption"—On the "film industry aesthetics" of "The Wandering Earth" and a comparison with "Crazy Aliens"[J]. National Art Research, 2019